

民国先驱

清末革命党人秘史

张功臣 著

新华出版社

014014315

K820.6
78

民国先驱

清末革命党人秘史

张功臣
著



K820.6
78

新华出版社



北航

C1701135

01401431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先驱：清末革命党人秘史/张功臣著

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3.12

ISBN 978-7-5011-0822-7

I. ①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9516 号

民国先驱：清末革命党人秘史

作 者：张功臣

出 版 人：张百新

责任编辑：沈文娟

封面设计：田杰华

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 刷：北京新魏印刷厂

成品尺寸：170mm×240mm

印 张：23.5

字 数：320 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1 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0822-7

定 价：38.00 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目录

引 言/1

弟是华盛顿，兄是拿破仑

——孙眉、孙文的手足情/6

残损的手掌与心中的痛

——黄兴究竟断了几指/21

甘苦来时要共尝

——陈其美之首领风度/34

一个秘密，无尽猜想

——陈炯明、马育航是亲兄弟？/49

究竟是书生

——陈独秀怎样当上革命党/65

蜂飞蝶舞

——邹鲁与女同盟会员的恋爱/87

革命史家第一人

——冯自由有功于民国“五宗最”/107

水落石未出

——但懋辛同盟会经历疑云/120

笔下起风烟

——莫纪彭被封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/133

战将之死

——刘梅卿“谈笑杀人”/145

一幅定格的画像

——张承樵光复上海之役打先锋/158

- 昙花一现副都督
——夏之时失踪在历史深处/170
- 秋风凛冽几雄才
——吴禄贞被刺时在现场的两个人/184
- 幕后纵横家
——朱芾煌为南北议和出生入死/195
- 终结者刘氏
——刘垣捉刀清帝退位诏书/217
- 阴影下的独白
——刘星楠为什么贬低宋教仁/231
- 被埋葬的内幕
——陶骏保丧命于同志之手/245
- 为兄报仇终未果
——徐锡麒做了绅士/264
- 流血的忠诚
——朱卓文侍卫孙中山的日子/282
- 把柔术进行到底
——程德全的大智慧/306
- 英雄成败均千古
——蒋翊武讨袁未捷身先死/319
- 北风吹得落花尽
——陈景华殒命癸丑中秋夜/332
- 飘摇南国北地间
——陈之骥竟然是冯国璋女婿/345
- 一个江湖革命党的成长
——韩恢缘何附葬中山陵/359

引言

这种生命曾在历史上真实存在

本书讲述清末民初革命党人的秘史，以此向百年前缔造中华民国，在梦想和奋斗中度其一生的先辈们致敬。同时，这也是一曲英雄挽歌，为他们归于悲凉的命运扼腕叹息。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上，民国先驱们的奉献和牺牲，厥功至伟，本是我们历史文化中的一层底色，然而，其事甫逾百年，人间不过三代，已将淹没无闻了。后人所知者，也仅孙中山、黄兴等领袖人物，即对孙、黄等人的了解，亦出自宣传或演义之类，多不完整。这种时空转换带给人的苍茫感，并非今日始，早年孙中山为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》作序，就有“黄花岗上一抔土，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”的感叹；黄兴撰写《挽林述庆联》中，又多了一层悲悯意味：“风雨无情，落花满地惊春梦；江山如故，何日重生此霸才！”对孙、黄而言，同时代人的死别，已奄然如逝梦；何况又经历时光的百年推移，若断了精神血脉的传承，那一代革命党人的事功至今还能留下多少影子？

清末革命党人是一大群体，其中仁人志士多矣，在近代中国历史长空上，这些职业革命家和理想主义者是闪耀的群星，也是漫漫黑夜的一道记忆。经历了民国初年短暂的共和，他们当中很多人仆倒于袁世凯当国的凶险年月，一部分人奋力挣扎，终被北洋军阀时期所吞噬，只有极少人全身而存，并写下了自己的故事。从这些发黄脆裂的册页里，后人总算可以辨出他们模糊的面孔。但是，除了孙中山、黄兴、陈炯明、陈独秀几个风云人物，我们从中已认不出多少熟悉的名字，遑论了解他们建立民国、开创

纪元的功勋。昔者吾国吾民，聚族而居，素有记传家谱的习俗；从某种意义上，可不可以说在我们的“国谱”中，民国先驱就是应居“本纪”、“列传”地位的人物？只是，走过一个独有英雄、更无豪杰的时代，先贤们的事迹已经恍若隔世；在主流叙事的话语定式里，冰冷的文字又消解了他们回忆中的一息生机。到了我们这一代，百年人事已尽被黄沙磨销。好在旧时河山风景曾谙，可供后来者追想回味；荒草残垣中的墓志铭，多少还保留一些“自将磨洗认前朝”的意境。当我们费力辨认着断石上斑驳脱落的字迹时，心中涌起的岂止惆怅与感慨！国学大师钱穆曾在《国史大纲》引论中提醒人们，国民“对其本国已往历史”，应抱以“一种温情与敬意”。这种感性智慧的历史观，令人怀恋。对于本书而言，还原民国先驱的时代与生活，是向其示以温情、致以敬意的一种方式。

本书共二十二篇，每篇主要写一个人物及其在某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活动，时间线索，基本上从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登上历史舞台，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这个大背景下展开。书中人物都是名扬一时的革命党人（大部分是同盟会员，惟陈独秀、陈之骥未正式入盟，徐锡麒为光复会员），其中大部分人或作为组织策划者，或亲临战阵九死一生，都参加了孙中山、黄兴领导的历次反清起义，这些不平凡的经历，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命运影响巨深。那么，在同盟会旗帜下集结起来的这一群人，究竟是从何处汲取了一股惊天动地的神力，推翻了一个虽已腐朽却也根深蒂固的王朝呢？民国建立以后，政治生态趋于多样复杂，当年的革命党何以分化瓦解为不同阵营，不少人的命运归宿又如此坎坷凄凉呢？这里面所潜伏的历史密机，耐人寻味，我们寻找的答案，就隐藏在已被正史冷漠多年的角落里。

讲述民国先驱的往事，也是对历史背后秘密的一种探求。本书再现前辈事迹时，有一个愿望，就是通过个体的人和他们的曲折心路历程，折射出当时社会巨大转型的背景，勾勒出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的复杂关系；同

时营造原生态的语境氛围，使读者在阅读中回到从前，身临其境，体味书中人物的真实情感，和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各种心态和选择。关于同盟会领军人物，各类研究著述众多，有关资料浩如烟海，本书不拟重复已有记载。在追寻他们踪迹时，力图独辟蹊径，每篇文章立意，也各有一个新的角度，如写孙眉、孙文兄弟，侧重于他们的“手足情”；对黄兴的评介，围绕他的断指来取材谋篇；至于陈炯明，主要钩沉他与马育航的亲缘关系，并两人同舟共济的一生；陈其美，则以“首领风度”为主线，展示他的非同凡响之处。对于读者略有所闻的其他“大人物”，如早年陈独秀、国民党大佬邹鲁、革命史家冯自由、黄花岗幸存者莫纪彭、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等，解读方法亦复如此。在寻找他们生命轨迹的过程中，倚托史料，重在“录秘”，通过挖掘鲜为人知的资料，重返历史现场。对每个人物的生平，不求其全，而求其新；对史事的评判，刻意回避人云亦云，而展示多样面貌。在有限的篇幅中，揭示他们的“另一面”，还原其为真正的“人”。如果把个人史比作一幅画像，岁月的风烟加上人为的涂抹，已使它模糊不清、甚至面目全非，本书所做的就是把尘土脂粉揭下来，让真相浮出画面。

除了这些风云人物，书中的大部分主角今已鲜为人知。如辛亥年光复上海的敢死队长张承樵、重庆副都督夏之时、南北议和使者朱芾煌、江浙联军总参谋陶骏保、孙中山亲信朱卓文、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、附葬中山陵之韩恢等，其人其事，恐怕止于人名辞典上。这些今人眼里的陌生名字，在并不遥远的一百年前，出没于报纸集会通电，作为街巷百姓的谈资，也曾风云一时。他们是缔造民国的中流砥柱，并且被视为社会精英，每人都有过一段辉煌史。只是民初的社会转型，因南北再度失和而被猛然打断后，乱局持续太久，这些曾经沧海的革命党人，在与时光的搏斗中渐渐衰老，最终被时代的烟尘吞没。发掘这些被遗忘的角色，打捞浩瀚史海中的碎片，从纷纭旧事的边缘，我们多少找到一些人世兴衰的原理。

历史的背后从来写满了内幕，它的延续、相关及巧合，在书中人物身上的体现，同样出人意料。具体来讲，关于陈炯明的身世，坊间传记年谱之类，可谓多多，可是谁曾料想，他倚为心腹的马育航竟是其同母异父兄弟，而马家五子又是声动一时的著名小提琴作曲家、演奏家马思聪呢？国

民党元老邹鲁，读其回忆录，何等谨严持重；观其照片，何等道貌岸然，但他的婚姻生活所贯穿的与若干女同盟会员的恩怨，却令人刮目相看。如不深究，你也很难想象，冯自由这个国民党政权边缘人物，早年经历是与三民主义、青天白日旗、临时稽勋局这些历史符号，紧密联系起来的。对以创办锦江饭店有名于沪上的董竹君，或许我们有所耳闻，而她与夏之时的朝朝暮暮，岂不让人慨叹历史那“看不见的手”的安排与作弄！至于南北议和时代神秘使者朱芾煌与胡适等人的交往、陶骏保之死与史量才发家史的纠葛、烈士徐锡麟后人与蒋介石家族的联姻，以及朱卓文在廖仲恺被刺案中扮演的角色、同盟会“丈夫团”成员陈之骥与冯国璋家府的关系等，围绕这些人物的时代背景和大事件，甚至一些逸史片段，我们或略有所闻，但本书专意寻觅的，恰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另一半。这些隐情如今重见天日，或可弥补读者阅读经验的“裂缝”，修成某一段往事或某人经历的“完璧”。

三

今人观之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推翻满清王朝、建立中华民国，其事功已过去漫漫乎百年，用历史的眼光看，这段光阴却是时间长河里的白驹过隙。就像每一代人生必然裹挟着前辈遗产一样，我们身处的时代与历史连绵未断，时空距离最近的民国尤其如是。现实生活每每提醒人们，当今社会传统及种种事象，都非从天而降，而是其来有自，源远流长。民国虽已远去，它的巨大影子或显或隐夹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对当代人的思想行为方式，依然发挥着深刻影响。本书重拾旧事，再审故人，除了开掘历史的深度，还要从民国先驱留下的足迹中，寻觅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。回顾革命党人的奋斗史，在他们身后，如果有一些东西还须捡拾起来，由这一代人背负前行；如果有一种灵魂还活着，等待后来者的轻声呼唤，那就是他们在反抗满清统治、创建民主共和过程中，身体力行的天下为公理想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惊人毅力，为了革命大业不惜毁家纾难、乃至献出生命的高尚人格与品质。体现在本书里面，每一篇个人史都从一个侧面证

明，这种生命模式在历史上真实地存在过，这种人生境界对今天仍有昭示意义。沧海桑田，家国依旧；时过境迁，人心未古。长思深究起来，我们的现实关怀与生存困惑，前人同样遭遇到并作出过抉择；我们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的答案，其实就掩埋在昨天的历史中。

当然，本书既名曰“秘史”，其志必在揭秘，那么，对于革命党人生活的考察与评价，亦非单纯褒扬、一味歌颂，其中不免涉及一些令人尴尬的事实与细节。此外，老辈人的情仇恩怨，都已交付天地评判，晚生何必多言；书中引用的资料杂说，真伪信疑并存，读者慧眼自可明辨。惟须指出的是，书中人物生活在清末民初，他们的言行举止，从政治理想到种种生活末节，必然都带着新旧交替时期的烙印；他们对事物的审度选择，受时代环境的局限，多有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处，对此，我们不应苛求责备于前人，而应予更多的理解，保持相当的同情，庶可在开放的阅读心态中，捕捉到他们的呼吸与体温，感受到文字碎片间传递出的意味。如此而来，在与前辈心灵对话的过程中，我们发出的一声声叹息，心中涌动的崇敬与怜悯，也多了几分真实与悲壮。

民国先驱留给后人的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如果了解一些旧事，获得若干真相，沿着他们的足迹找寻，从孙氏兄弟、黄兴、陈其美们执着于理想，以百折不挠的行事风格，“白手起家”推翻一个王朝；从吴禄贞、朱芾煌、蒋翊武、韩恢蔑视功名利禄，轻生死而重天下的人生价值观，再从夏之时、陶骏保、朱卓文、陈景华等人由时代缔造者沦为政争牺牲品的命运结局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系列曾被支离、遮蔽抑或埋葬的历史秘辛，同时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与警醒；比之身临动荡混乱年月的祖辈们，感到的也不仅是生活在当今时代的幸运，还有对民国史上众多奉献与牺牲者的感恩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身上继承着先人的血脉，并将把其中一部分遗赠给下一代。惟愿百年前仁人志士的牺牲，莫要化作“明日黄花”，凋谢于秋风冷雨中；他们碧血染就的光荣，切勿成了今人眼里的“天方夜谭”，淡漠为一个真正的梦。这是作者向书中人物奉上的温情和敬意，也是本书有缘见教于读者的理由所在。

作者

2013年冬末于京北瓜豆居

弟是华盛顿，兄是拿破仑

——孙眉、孙文的手足情

晚清革命党中，很多亲兄弟，在反清历史中颇具盛名，例如早在兴中会时期，广东就有学海军出身的程璧光、程奎光，随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；华兴会成立后，湖南又有刘揆一、刘道一，做黄兴的左右手；浙江光复会里，刺杀巡抚恩铭后就义的徐锡麟，四个兄弟均为光复会员。到了同盟会时代，福建方声涛、方声洞，江苏赵声、赵念伯、赵光等，都是在历次起义中前赴后继的角色，黄花岗举义败后，广东革命党人在香港组建支那暗杀团，其中的骨干陈景华、陈自觉和郑彼岸、郑佩刚，以及李应生、李沛基，皆亲兄弟也。辛亥革命中，在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司令部里，负责起草文电的茅乃登、茅乃封，司理兵站军需的陶逊、陶骏保，也是民国史家常常谈论的人物。

孙眉、孙文的手足情

革命党中的兄弟，各有各的故事，若以时间之先和人物分量来论，当然首数孙眉、孙文哥俩了。细说起来，这里面鲜为人知的秘辛，曲折婉转的故事，不仅流露出孙氏兄弟的真性情，有许多感人至深的韵味，那一代人为了理想而不惜毁家纾难的勇气，更令人敬而服之，回味不已。

因宗教信仰，兄弟失和

6

孙眉是孙家长子，字德彰，号寿屏，比后来以孙中山之名蜚声世界的这位从弟，大了整整 12 岁，也为其弟领导的革命事业，奉献出了一切，

长兄如父，适其言也。

清朝同治末年，随着西风东渐，东南沿海村民漂洋过海，到南洋及欧美谋生，几成风习，孙氏的老家广东香山县紧邻港、澳，自是领风气之先的地方。孙家世居翠亨村，本是小康农户，到缝工孙达成这一代，家道中落，生计窘迫，孙眉也在17岁那年，随着乡人远赴檀香山，闯荡生活。彼时檀岛还是半开垦状态，人烟稀少，荒地很多，孙眉体格强壮，头脑灵活，起初几年，为当地人做田工，待略有积蓄，便向岛上政府提出申请，去檀香山五大岛之一Main（中译茂宜岛）去开荒。时值1876年前后，美国政府与檀香山土著订立契约，大规模发展种植业，需要更多劳力，广东各地应招前往该岛拓荒者，也越来越多。借着这个机会，孙眉陆续租到数百英亩山地，又从家乡雇来许多伙计，数年之间，备尝艰辛，将大片荒山野岭，开辟为绵延无际的良田林园，除了栽种果树，耕作庄稼，还畜养了上万头牛羊，因农庄经营得法，收获非常可观。

到光绪初年，二十三岁的孙眉，已在檀香山中心火奴鲁鲁及茂宜岛的茄荷蕾埠，各开设了一间商店，出售农牧场收成，积资达到数万元，成为当地华侨中的富户之一，人称“茂宜王”。所居地加孖里奥，背倚姑刺山，面朝茂宜岭，且俯临浩渺太平洋，景色壮美。孙家住宅就位于层峦叠翠的山谷中，为木质大屋，院内凿有泉水井，四周种有大片沙梨、橘、柚等果树，并设烤猪之用的铁炉，种种规划，都体现出世外桃源的情趣。孙眉的勤恳能干，善于经营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渐致富厚的同时，孙眉屡次写信回国，称赞檀香山风俗之优良、土地之肥沃，并准备接奉父母来岛就养，以尽人之常情。不久，他从檀香山归乡省亲，详述异国风土人文，对孙文很有吸引力。台湾吴相湘《孙逸仙先生传》中所记：“一八七七年六月九日，孙先生长兄德彰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结婚，在家居住三个多月。孙先生从长兄言谈中得知海外种种乐趣，心向往之”，即谓当时情况。孙达成这年已66岁，以赴檀岛海路迢迢，自己年老体弱，无意远行，乃由夫人杨氏偕幼子孙文，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5月，从澳门坐船起程，在海上飘摇了数十日，始到檀香山。所乘的两千吨英轮“格兰诺去号”，还搭载了孙眉从香山县招募的工人。

这是孙文的首次出洋之旅，后来他在《伦敦蒙难记》中自述革命生涯

时提到：在浩瀚的太平洋上，13岁的他“始见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”，乃生“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”。这时的孙文，穿着长袍马褂，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小辫子，在乡间私塾里已念了六七年的四书五经，他迈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，却是从走向世界开始的，相比同时代仍在“子曰诗云”的大部分仁人志士，可谓与众不同。那么，对于孙眉来说，孙文的到来，又何尝不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呢？设若他没有这样一个后来注定要成为革命家的幼弟，或许此生便可以做一个家业殷实的富商，要么在这异国的岛上旅居下去，彻底融入当地社会；要么衣锦还乡，度过优游平静的一生岁月。但革命的冲击力又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，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后来改变了中国、震撼了全世界的兄弟，孙眉的生活和思想也随着清朝末年反清排满的革命大潮，不由自主而一再被涂改、被重塑了。

孙文来到檀香山后，孙眉安排他在茂宜岛自家所开的德隆昌米店里，佐理商务，学做生意。但这位幼弟有志于学，做了不到一个月，对盘货、打算盘记账之类甚觉索然无味，于是，大哥送他去火奴鲁鲁最好的英国教会学校——意奥兰尼学校住校就读，年金为一百零五美元，斯时当地工人月薪不过二三十元，此项学资已相当高昂了。三年后毕业，孙文的各科成绩均为优秀，且获英文文法第二奖，由夏威夷王在毕业礼上亲自颁给，孙眉颇引以为荣。唯一让他不满意的是，在这所教会学校里，孙文不止掌握了流畅自如的英文，被牧师们熏陶了几年，竟对耶稣和《圣经》发生了兴趣，并常常参加教堂唱诗班，只差未接受洗礼了。

孙眉深感忧虑，偕弟回到茂宜岛后，仍令其学习经商，并预备尽快把店铺交给孙文打理，自己则可以专心于正在蒸蒸日上的垦牧事业。岂料孙文志不在此，只做了半年，又提出请求，要继续读书。大哥无奈，便把他送入美国人开办的奥阿厚书院，继续升学。该校相当于高级中学，是檀岛上最高书院，学费自然不菲，但是孙文仅读了三个月，便因为与大哥的一场争端，而戛然中止了。原来，奥阿厚的背景是基督教公理会，学校内的宗教气氛比之意奥兰尼，更为浓厚，孙文入校以后，早晚参加祈祷，对礼拜日教堂活动也极感兴味，他在基督教义中找到的更多道理，远非早年熟读的四书五经所能给予，于是，言谈举止中，流露出加入基督教的愿望。但这又是孙眉所不能理解的。

孙眉从小受礼教熏陶，在家乡时也读过几年私塾，现在虽已在海外生活多年，对基督教素却不以为然，内心里还是个“国粹派”。因而，闻讯大为生气，勒令幼弟立即反教并且退学，孙文当然不肯，两人为此大闹了一场。孙文的早年好友陈少白记述：

……这样，两个人斗起口来，孙先生就被他哥哥打了一顿。打过以后，哥哥不理他。孙先生倒也负气起来了，就拿了一只衣箱，头也不回地跑出门。他想到什么地方去好呢？摸摸身边也没有钱。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，后来就跑回到教会学堂里面去。见了牧师，就说：“我哥哥不要我读书，我现在站不住要回去了。”牧师听了，很怜惜他。苦苦地劝他：“你暂时住在学校内罢。隔两天，等你哥哥气平了，再可以去商量的。”但是那时候孙先生觉得既和哥哥斗气出来，再也不能住下去了，并且出国已六七年，想回去见见家乡情况，所以他还是很坚决地要回国。牧师见劝既劝不住时，就帮助了他的船费，使他回到中国来。^①

这是光绪九年（1883）六七月间发生的事，孙文在自传中说：“初拟在此（按指奥阿厚书院）满业，往美国人大书院肆习专门之学，后兄因其切慕耶稣之道，恐文（孙文自称）进教，为亲督责，着令回华，是十八岁时也。”^②

念手足之情，兄助弟业

孙文回国后，孙眉气了一阵，又懊悔起来，觉得因为幼弟信仰基督教，而迫其回国，实为不当，但又恐他今后日趋洋化、背离中国礼俗，于是写信回家，要求他以发扬中国王道文化为志，在国学方面多下苦功，深植其基，并以此作为照旧提供学费的条件。为此，特意将檀香山一部分财产，分在孙文名下，以为策励。然而，时隔不久，孙眉便接到父亲的来

^① 陈少白：《兴中会革命史要》，载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》（一），1957年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2—23页。

^② 《国父自传》，引自罗刚编著《中华民国国父实录》，152页，台北：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，1988年。

信，缕述孙文与好友陆皓东破坏村庙北极殿里的神像，而遭乡人群起责难一事，语多顾虑。这件事发生后，孙家允出花银十两重建偶像，以平众怒，惹了大祸的孙文则遵从父命，于当年秋天悄然转学到香港，以避风头。在港岛，先后入拔萃书室、中央书院，研习英文，兼修国学，经国学教师、也是传教士的区凤墀施礼，而正式加入基督教，即在此时。孙文时年19岁，每周假日都去书院附近的道济会教堂，听牧师讲道，听众中就有后来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分别掌财政、外交两部的陈锦涛、王宠惠。不久，区凤墀为孙文改号逸仙，后来数年，他在广州及香港学医，皆用此名，到从事反清革命后，孙逸仙的名字更轰传天下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区氏本来是孙文的老师，又过十年，竟也加入了由得意门生发起的兴中会，并掌理会中会计多年。

孙文在家乡毁像渎神的事，虽暂告平息，但又擅自受洗入教，让远在檀香山的孙眉愈加担心。他生怕弟弟因名下分有一笔财产，由此不受家人约束，放纵行事，再惹出什么麻烦，权衡了再三，乃函召其速往檀香山，以便就近管教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年初，孙文再赴檀香山，到了姑刺牧场，被罚锯木数日，大哥谓其“任性妄为，贻家庭羞”，面斥的当儿，因孙文顶嘴，冲突升级，孙眉一气之下，令退还所给财产，并一不做二不休，偕至律师所办理了退还赠产手续，以示惩戒。冯自由《革命逸史》、吴相湘《孙逸仙先生传》，皆载此事。

由此可见，兄威远胜于父命，在孙家尤其如此，盖因孙达成与杨氏共养育6个孩子，其中3个幼年夭折，孙眉、孙妙茜、孙文、孙秋绮四个子女中，眉为其长也。当时孙眉的想法，是要弟弟就此留在檀岛经商，做个安分守己的有钱人，不是很好吗？因而，在对弟弟责罚后，仍送他到茄荷蕾埠料理店务，以期有所改观。但此时的孙文，眼界已开，颇具主见，且正处于少年叛逆期，不甘俯就长兄的粗暴管制。这一回，又是以孙文愤而出走，独自就道回国，结束了兄弟之间一场波澜：

（在檀香山）居久之，以屈处茄荷蕾小肆，其志不伸，遂自赴檀山正埠，拟取道回国，德彰亲往慰留，且以不给旅费难之。总理（按指孙中山）乃求助于授业师美教士芙阑谛文（按英文名 Frank Damon），芙教士慨然赠以美金三百，总理始获成行。既而德彰深悔督责总理过严，即以巨

资寄达成公，助总理向学。^①

冯自由所说“檀山正埠”，即檀岛首府火奴鲁鲁，孙文从茄荷蕾出奔到此，寓居旧同学钟工字所开的裁缝铺中。钟氏是孙文在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时的莫逆之交，后来在《孙逸仙博士，我的同学与朋友》一文中称，孙文住在他那里有好几个礼拜，大哥孙眉接踵而至，虽温言慰留，仍无法使其转意；孙文的返程旅费，还是靠了奥阿厚书院教师芙阑谛文在朋友中筹款，才得以足数的，钟氏也捐了五元，等于他做裁缝一个月的薪资。1885年3月，孙文踏上回国轮船，那天只有钟工字一人为他送行，钟后来成为一名实业家，在檀香山创办了华美银行、火奴鲁鲁果业公司等，也曾加入兴中会，对孙文多有助益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对于孙文的第二次“起义”，哥哥仍以宽宏大量待之，并许诺：只要弟弟用功学习，将源源供给今后所需学费。这时，孙文刚满20岁，已有两次出洋经历，客居海外数年间，耳濡目染，已具备新知识、新思想，他改造中国的理想，自也发端于此间。在民国初年的一次演讲中，他回忆：“忆吾幼年，从学私塾，仅识之无。数年后至檀香山，就傅西校，见其教法之善，远胜吾乡，故每课暇，辄与同国同时诸人相谈衷曲，而改良祖国，拯救祖国、拯救同类之愿，于是乎生”，就是这种理想明白的表达。若究其源，他走向革命之始所必需的机遇和能量，不正是来自这位对他宽猛相济、瞩望甚高的大哥吗？

在以后的几年里，孙文先后就学于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、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，前者年交学费二十元，但寄住哥利支学堂十号宿舍一年多，加上喜食猪血、牛肉饭，花费自然增加数倍；到转入后者时，交游日广，所费愈多，他的同学关心民回忆，孙氏在该校读书时，性格豪爽，不重财物，有钱辄请客吃饭，但相比之下，更重视购置书刊，“有时甚至因买书而欠债，等其兄德彰兄寄钱来后，再行还债，并复请客吃饭如故。”^②

^① 冯自由：《孙眉公事略》，载《革命逸史》第二集，新星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页。

^② 罗香林：《国父之大学时代》，引自王俯民：《孙中山详传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33页。

直到1892年7月，孙文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雅丽氏西医书院，并取得了行医资格，他在这五年中衣食无忧，用度宽裕，能够用心于课业，且博览群书，都赖其兄所给予。孙文日后能成为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，与早年在这两所医学校所受的科学教育，关系极大，以此观之，孙眉对这位倔强不羁、心怀异志的幼弟，督责之切、关爱之深与期望之厚，真真令人可感可佩。

顺天下大势，毁家纾难

在这同时，久居檀香山的孙眉，随着年龄渐长，对祖国命运关切愈深，加上耳濡目染西土自由民主思想，已不像早年那么循守规矩了。风闻孙文在广州、澳门行医期间，时作歌颂太平天国演讲及反清复国言论，始而不以为异，一笑置之，继而有所同情，渐渐改变保守立场，身不由己卷入其中了。甲午年（1894）中日开战，清廷大败，朝野震惊，孙中山与郑士良、陆皓东、尤列、陈少白等，秘密筹建革命团体，以倾覆满清政府为目标，自是开始。这年秋冬间，28岁的孙文第三次出洋，依然是到他所熟悉的檀香山，向该埠华侨募集义款，酝酿创立兴中会，图谋大举。在此期间，专程去茂宜牧场，与大哥商量机宜。孙眉这时的心理，经过檀香山政潮洗刷，已经大变，就在此前一年，檀岛土著在外界影响下，发生大规模革命，夏威夷王被逼退位，国体也由君主制改为共和制，孙眉身处其地，目睹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，思想上受到很大冲击。因而，这次见面，不仅称赞孙文胸有大志，且以身作则，成为当地华侨中首批加入兴中会者之一。

当时加入兴中会，会员须交纳底银五元，另外规定会股银，每股十元，可自由认购，许多会员都赞成反清，但囊中羞涩，无力入股。最初仅收到58人交来会底银二百八十八元，孙眉见此情形，一次认股二百元，以为号召，才得到侨商邓荫南等陆续捐款。兴中会成立当月的总经费，一百二十多名会员所交会底和股银两项，也不过一千三百八十元之数，其中孙眉、邓荫南所出占了近一半。孙文到檀岛活动未久，就接到香港方面急